

恋爱甜心
命中注定

宋小闲

著

Song Xiaoxian

谁叫我是美人鱼

MEI
YU

潘多拉
系列
01

一个自带珠宝
鉴定天赋的少女

Who calls me a mermaid

一个正直到
讨人厌的珠宝商人

记忆迷失 活了三百年
美人鱼 恋上 豪门贵公子

“你最多可以接受恋人和你相差几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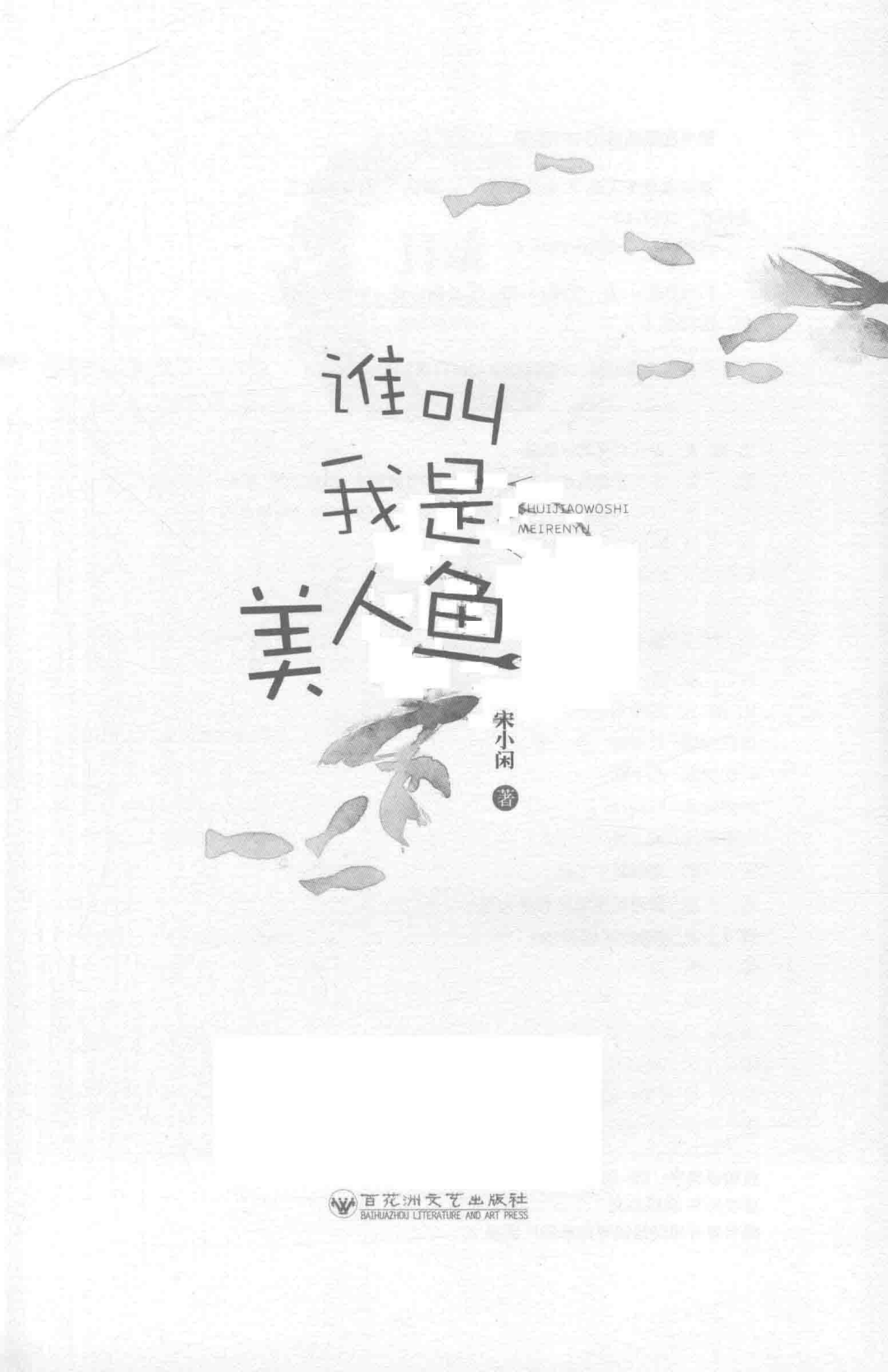
“只要颜值过关，上下五千年都行。”

你见过爱财
又懂翻译的
美人鱼吗？

她可爱
极了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番外篇



谁叫 我是 美人鱼

SHUIJIAOWOSHI
MEIRENYU

宋小闲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叫我是美人鱼 / 宋小闲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500-2445-8

I. ①谁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5009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谁叫我是美人鱼
作 者 宋小闲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余丽丽 李 瑶
特约编辑 颜小玩
封面设计 Insect
内页设计 米 籽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355千字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445-8
定 价 34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396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恋爱
甜宠
命中注定



你见过爱财又懂翻译的美人鱼吗？
她可爱极了。



目录

SHUIJIAOWOSHI
MEIRENYU

001/ **Chapter01**
重逢，对面不识

014/ **Chapter02**
互坑，冤家路窄

023/ **Chapter03**
援手，似曾相识

033/ **Chapter04**
夺冠，琼华盛宴

043/ **Chapter05**
生疑，众里寻她

056/ **Chapter06**
试探，山重水复

091/ **Chapter07**
感应，峰回路转

107/ **Chapter08**
再试，聘礼手镯

122/ **Chapter09**
相认，强势出手

140/ **Chapter10**
情迷，不知所措

156/ **Chapter11**
相亲，谋回名分

171/ **Chapter12**
大奖，枝节横生





目录

SHUITIAOWOSHI
MEIRENYU

191/ **Chapter13**
相爱，渐入佳境

201/ **Chapter14**
谣言，继母暗害

210/ **Chapter15**
相许，谈婚论嫁

228/ **Chapter16**
护妻，隆重求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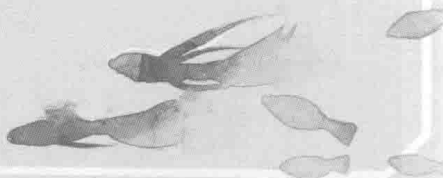
242/ **Chapter17**
忆起，情断缘断

256/ **Chapter18**
前世，惨烈生离

274/ **Chapter19**
情归，守得云开

294/ **Chapter20**
待嫁，再度死别

319/ **Chapter21**
修成，一生一世



“CH 的企业文化是什么？”

“道貌岸然。”

Chapter 01

重逢，对面不识

姜娟娟坐在沙发上，用手撑着下巴，百无聊赖地望着楼下。

透过透明的落地窗户，只见一楼防弹玻璃柜台里一排排的钻石璀璨夺目，她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眼睛有些花。忍不住想，这里卖钻石的姑娘们每天被这么闪着，过的该是怎样一种虐身又虐心的日子呢？

有客人临门，施家定制的水晶自动门缓缓往两旁退开，仿佛两道水晶帘，拉开通往宫殿的华美帷幕。

一对男女走进门，两个人拉拉扯扯，几乎快打起来。

痴男怨女。

姜娟娟心中感慨了一句，正要收回目光，却见女人因为拉扯，露出手腕上一只殷红如牛血的镯子。

姜娟娟一双眼珠子唰地亮了起来。

身旁这时传来脚步声，姜娟娟收回视线，只见珠宝店的经理走近：“抱歉，久等了。”

姜娟娟微微一笑：“没关系，刚才是哪个明星来了吗？”

她今天来这里面试，和经理坐下刚说了两句话，外头忽然一阵忙乱，经理听到店员在耳边报的消息，脸上神情顿时说不出的庄严肃穆，匆匆和她说了句就快步出去了。

姜娟娟一瞥之间，似乎看到一双长腿，包裹在昂贵的西装裤里。

长腿欧巴？



又要换代言了？

说起来，CH 真是财大气粗，代言人全用当下红得发紫的大明星。现在的代言人就是今年夏天蹿红的 H 姓男星，在他红得如日中天的时候请过来的。

CH 这么爱砸钱，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一定爱死了它。

经理一脸虔诚地否认姜媼媼的猜测：“是大老板。”

噢，原来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。

言归正传，经理对姜媼媼说：“姜小姐的资历很出众，做个普通的柜员不会觉得可惜了吗？”

姜媼媼立刻谦虚地表示：“亲自到一线岗位，了解不同客户偏好，我想这对于我之后的发展一定大有裨益。”

经理目露赞赏：“很少有年轻人能像姜小姐这么脚踏实地了。什么时候能来上班？”

“明天就可以。”姜媼媼忽然想起刚才那惊鸿一瞥，又积极地说，“今天可以留在这里提前学习吗？”

经理当然不会反对，带着姜媼媼下去了。

两人走到楼下时，底下那对男女正在打架，男的扇了女的两个响亮的巴掌，女的用指甲挠了男的一脸的血痕，又哭又踹，大吵大闹。

两个店员姑娘上前去劝，却被殃及，其中一个被女人狠狠一巴掌扇得摔倒在地。

好在保安这时来了，一边一个控制住。

经理立刻安排人照顾受伤的店员，那对男女被保安制住了依旧吵得不可开交。

店里转眼不剩什么客人，只有坐在远处沙发上的林女士淡定，毫不分心地挑着新款钻饰。

姜媼媼看明白了，那对男女之所吵架是因为女的要买钻戒，男的不给买。

男人说：“不是买过了吗？”

女人说：“我自己拿放大镜看不算，你是不是还要我出门也带上放大镜，给我的朋友们人手一只啊？”

姜媼媼捂着嘴笑得乐呵呵的。

两人顿时同仇敌忾地瞪向她。

男人说：“我妈不是已经把传家的镯子给你了吗？明朝的东西，比钻石值钱多了好吗？”

女人“呵呵”一声，用力地把手上那只牛血红的镯子拔了下来，两根手指捏着在男人眼前用力地晃：“你说这破玩意儿吗？红色土死了，多传几代就能说是宝贝了？我告诉你，破烂它传十八代它也是破烂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宝！”女人越说越激动，“你买不买？你买不买？不买就离婚！”

姜媼媼一双眼珠子紧紧盯着女人手上那一只殷红如血、包浆沉敛的镯子，只觉唯有一句话方能表达她此刻的心情——愚蠢的人类啊。

能把这稀世难求的珊瑚镯子说成破烂，还说得这样理直气壮，也是本事。

深海里的宝石珊瑚成长不易，且枝状直径小，就算长成也不足以制成镯子，所以珊瑚制品几乎都是蛋面，后期镶嵌金银成为珠宝，古时宫廷里的贵人则用整枝作为风水摆件。十万株珊瑚里面也未必能挑出一株来制成镯子，就算撞大运碰到了，珊瑚质脆多瑕，想要做出这么完美的镯子还需要连连撞上大运才行。所以市面上的珊瑚镯子都是用胶水一小块一小块黏合，并不值几个钱，像这样天生的整枝开出的镯子全世界也屈指可数，更遑论这一只颜色如血、光泽流动，绝对是稀世难求的品相。这还不止，从包浆来看，这只镯子更有不短的历史，明朝或者更早都有可能。

稀有的古董珠宝，市价九位数不在话下，若是送去拍卖，那真是价值不可估量。

那女人两只手指将九位数拎着颤颤巍巍地晃了许久，忽然忍无可忍地爆发了，用力将镯子往外砸去：“一拍两散，离婚！”

姜媼媼义无反顾地朝着镯子飞身扑去。

接住镯子的刹那，只觉劫后余生。姜媼媼将心惊肉跳稍微平息，就特别好心地去劝和了。

夫妻吵架这事儿她没有经验，但是她说得掏心掏肝儿，很快将暴怒如公牛的女人安抚，当然代价是她明确地站了队。

——“对，钻戒一定要买！”

姜媼媼一面站队，一面将目光瞥向远处，只见角落里的林女士正将手伸向铂金包，姜媼媼知道她这是要买单的节奏。姜媼媼微微偏头想了想，轻声

在满脸眼泪鼻涕的女人耳边说了几句，女人顿时双目放光地看向姜娟娟：“可以吗？”

姜娟娟微微一笑，袅袅婷婷地走向林女士。

“夫人，我来替您结账吧。”

林女士看起来约莫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妆容精致，举手投足自带奢侈气质。她见姜娟娟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发着光一般，含笑望着她。

林女士似笑非笑地将手里的信用卡递给姜娟娟。

林女士手中拎着新款的钻石项链离开时，姜娟娟一路送她到了门口。

林女士又忽然顿住脚步，神色莫名地看了姜娟娟一眼，没说话，大气地走了。

破镜重圆的夫妻跟着走出来，说他们破镜重圆并不夸张。只见不久前恨不得手撕对方祖宗十八代的夫妻此刻手牵着手，虽然不亲密，但也是重修旧好该有的态度。

女人在姜娟娟面前停下脚步，感激涕零地握住姜娟娟的双手：“谢谢你，真想不到今天竟然能遇见你这样的大好人，你一定会后福无穷的。”

喏，这就是不亲密的原因，因为钻戒不是老公买的，是姜娟娟买的。

姜娟娟微微一笑。

店里一时再没有客人，经理神情微妙地看着姜娟娟：“娟娟啊，你用自己的方法安抚那对夫妻做得很好，上班第一天，你让我看到了你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是个机灵的姑娘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但是……”

经理欲言又止，目光落到姜娟娟手上拿着的那只血红镯子上：“你用钻戒和那位女士交换手镯纯属你个人行为，不能代表公司，公司是不会替你收这只……”

经理想说破烂儿，没说出口。

姜娟娟笑眯眯地随手就将镯子套到了自己手腕上。她皮肤原本就生得白，又常年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真正是肤如凝脂，手如柔荑。此刻皓腕之上圈红脂，美得让人心动。

姜娟娟臭美地凑到了水晶灯下，手腕晃来晃去地欣赏着，不甚在意地说：“就是我个人行为啊！”

公司还想白捡便宜？哼哼！

经理惊呆：“你说真的？虽然你给那对夫妻买的是低端产品，但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十万元人民币，你难道要自己出？”

姜娟娟微微偏着脑袋，朝经理笑得无比温婉大方：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嘛，今天初一，我要行善积德，总该有点付出才能显出诚意，对不对？”

一颗钻戒挽救了一场婚姻，姜娟娟觉得自己真是福德甚多。

而在场其他人只觉……醉了醉了。

你这么挥金如土还来做什么店员？

这时，经理的行动电话忽然响了……

接完电话，经理的神色变得无比庄严肃穆，他对姜娟娟说：“苏先生请你上去。”

“哪个苏先生？”姜娟娟摆弄着手镯，随口问。

经理没有回她。

姜娟娟余光一扫，只见二楼一面落地窗后，有一个挺拔矜贵的身影立在那里，神色漠漠地俯瞰着楼下。他身姿修长清贵，不知是不是仰视的原因，姜娟娟觉得被那个人俯瞰着，这里的气场都变了。

姜娟娟跟着经理，低眉顺眼地走到苏先生面前。如果她没有猜错，苏先生就是经理口中的大老板了。

苏先生坐在沙发里，没说话，经理懂事地退了出去。

姜娟娟抬起头来，看清苏先生的一刹那，呼吸不由自主地乱了一乱。近看才看清，这位苏先生简直美得叹为观止，深邃幽沉的眼睛，高挺好看的鼻梁，微微抿着的薄薄的嘴唇，精致完美的脸部线条……他整个人好看得天独厚。

姜娟娟下意识地深深吸进一口气，一时呆呆地看着他。

苏先生还很年轻，看起来不到而立之年，然而他静静坐在那里，却又有着和他年龄极其不符的深沉，这样的气质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沉淀，又反过来为他的美貌增添了些许说不出的味道。

姜娟娟想，这个苏先生，真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。

而此刻这个最好看的男人也正直直注视着她，她只觉有些神魂颠倒。

姜娟娟就是在整个人神魂颠倒的时候听到苏先生说：“你走吧，我这里不留你。”

姜娟娟惊呆。

她眨了眨眼睛。

什么？

苏先生不疾不徐地拿起茶几上两张单子：“这是刚才你和那位林女士的付款账单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你们用的是同一张信用卡。”

姜媼媼神魂颠倒不下去了。

是的，十万块，她刷的不是自己的卡，而是林女士的卡。

苏先生好整以暇地问：“你说，我要报警吗？”

姜媼媼平静地说：“不用。”

惜字如金不配合的态度，苏先生却没有继续追究的打算。刚才的事尽在他眼底，林女士那张卡是有密码的，可是姜媼媼输入娴熟，俨然是拿自家东西的模样，显然她和林女士关系不浅。

卡的事与他无关，他简明扼要地说：“我不要心术不正的人。”

心术不正？！

姜媼媼听到这四个字，瞬间惊愕地瞪圆了双眼，转瞬又变成怒目而视。她气得不行，想说什么，又似乎觉得懒得多说。

“愚蠢的人类！”姜媼媼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“等一等。”

姜媼媼脑子里有半秒的犹豫，还是停下脚步，微微侧回身子，下巴抬得高高的，从上往下望着苏先生。

苏先生平静地看着姜媼媼，虽然坐着比她矮了一截，但那上位者的气势却丝毫不损，他淡淡地说：“把锄子留下。”

姜媼媼彻底目瞪口呆。

苏先生不疾不徐地说：“稀有的古董珠宝，价值过亿，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拿来和你交换钻戒，九位数换六位数，这在法律上讲属于无效交易。”

哦，原来今天识货的不止她一个，还有高人在啊。

可惜这个高人可真蠢。

姜媼媼轻哼一声：“你想还给那对夫妻吗？他们又不识货，你还给他们也是让他们摔了，你不如自己摔，还能听个声响。”

苏先生奇道：“谁告诉你我要还给他们？”

姜媼媼：“……”

苏先生望着她，微微一笑：“当然，如果你坚持要还，我也支持，现在就派人把他们找回来，我还可以把钻戒的钱悉数退给你。”

姜娟娟戒备地望着他。

果然，就听他意味深长地继续说：“顺便，打个赌如何？我赌你会惹祸上身。”

姜娟娟：“……”

“刚刚那对夫妻绝对不是省油的灯，尤其是那个女人。法律范畴上讲，无效交易确实撤销就好，但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如果他们想要更多呢？譬如缠上你，告你诈骗，要你赔偿？要是十万块的诈骗，我看你压根也不会放在眼里，但涉及金额至少一个亿，情况可就要另当别论了。这样的麻烦，你惹得起吗？”

姜娟娟背脊一僵，他在威胁她，她今天遇到对手了。

瞧这位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实际上不过是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。

姜娟娟考虑了五秒，五秒之后，她将镯子褪了下来。

好吧，愿赌服输，又不是输不起。

将它递出去，大气地说：“那还是给你吧，宝剑赠英雄，就是说东西要给识货的人，你虽然不是英雄，放在古代好歹也是个枭雄，给你不至于明珠暗投。”

苏先生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，心安理得地接受：“你倒是机灵，知道见风使舵。”

姜娟娟忍不住问：“这只镯子……你会怎么处理？”

“送去拍卖。”

姜娟娟鬼使神差地问：“公益拍卖？”

苏先生一脸惊奇：“你怎么会有这样深的误会？今天虽然是初一，但我并没有积德行善的习惯。”

姜娟娟：“……”

她痛苦地抱住头，不让自己冲上去打架。

“你就不怕我找到那对夫妻，告诉他们今天一切都是你逼我做的，让他们来纠缠你？”想到自己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，姜娟娟真是好气。

苏先生抬眸，一双眼睛如星河深邃。

姜娟娟不懂，有这样一双眼睛的男人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欺负她一个小姑娘？不是说相由心生吗？

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是你的自由，我不会阻止你。但是我也会让

他们知道，古董行业从来买定离手，盈亏自负。”

姜娟娟：“……”

怎么同样的事，在她这里就是诈骗，到他那里就是行规，盈亏自负？

苏先生一眼看透她的心思：“这件事本就模棱两可，既然两可，那就看人了。是不是行规，我可以说了算。你可以吗？”

苏先生甚至大方地将镯子递了回去：“如果你可以，也可以归你。”

姜娟娟盯着眼前的镯子，只觉自己的心都要化了，可是，她要不起它……

她惹不起麻烦，哪比得上苏先生财大气粗，只有麻烦惹不起他。

赤裸裸的威胁，太欺负人了！

姜娟娟离开 CH，自动门在她身后合上。迎面吹来一阵冷风，她觉得自己好凄凉，今天她亏得就只剩下身上这身衣服了。

她做人十五年，从来没有吃过今天这样的大亏。空手而归，倒贴十万，外加一个烂摊子嗷嗷待收。

呜呜……姜娟娟捂着脸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哼哼。

姜娟娟回到西山别墅，一进门就敏锐地感觉到今天气场异常凝重，客厅里有种草木皆兵的空旷肃杀感。沙发上一对男女目光不善，从她进门起就直盯着她。

他们是姜娟娟的亲爹姜滩和后妈林丽雅，嗯，林丽雅就是刚才的林女士。

林丽雅脸上挂着居高临下的微笑，直直地瞧着姜娟娟。刚才在 CH，姜娟娟忽然殷勤地要帮她结账，她就知道有猫腻，姜娟娟不作死她才头疼呢。那样好的机会，她简直是求之不得，恨不得姜娟娟多刷一点才好，反正那张卡是姜滩的，消费记录会悉数发到姜滩的手机上。

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老公报账，姜滩听了，果然脸色很难看。

——姜滩收到的消费短信多了十万块钱。

其实林丽雅买的那套钻石项链价值两百万，十万块也不过它的百分之五罢了，对如今的姜家而言，九牛一毛。但问题就是，这百分之五是姜娟娟花的，还是当着后妈的面花的。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后妈都痛恨将钱花在继女身上，这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规则。

出于对这个历史规则的尊重，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，在林丽雅的围观之

下，姜媼媼被姜滩骂得简直生无可恋。

教训得差不多了，姜滩才言归正传，问姜媼媼：“你认识那对夫妻？”

姜媼媼垂着脑袋，诚实地摇了摇头。

姜滩被姜媼媼气得头疼。

林丽雅笑了：“素不相识媼媼你出手就这样大方，这乱花钱的毛病可真是要不得。”

姜媼媼仿佛听不懂林丽雅的煽风点火，她耷拉着的眼皮轻轻地抬了抬，水滴滴的一双眼睛显得无比乖巧而无辜、真诚又委屈，她向姜滩解释：“可是爸爸，没有钻戒他们就离婚了啊。”

“他们离婚关你什么事？”姜滩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
姜媼媼垂下眼皮，弱弱地辩解：“我只是想做好事。”

姜滩觉得自己快被气昏过去了：“滚回房去！”

姜媼媼不想滚回房，她想游回大海……但看姜滩总结的这四个字，也是到此为止的意思。

那还是滚回房吧。

姜媼媼进门就瘫倒在沙发上，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，用力呼吸，像是一条离了水的鱼。

虽然壳子是人，但姜媼媼的芯儿的确是一条鱼，人鱼，美人鱼。东方古书中记载的鲛人和西方童话里的美人鱼，描述的都是她这个品种。

她自有记忆起就没见过父母，三百年前，独自一人游荡在无边无涯的大海。她没有亲人，只有小伙伴，好在同类们都很喜爱她，总体说来，她是一条快乐又自在的美人鱼。

和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一样，有一天，她也救了一个溺水的男人。

倒是没有那样曲折的故事，不用她拿声音换双腿换爱情。她三百年前已经能够自己变出双腿来，不过只能坚持三十分钟。她救的男人也不是王子，但那个男人一开始就知道她是什么品种，仍旧义无反顾地与她相爱。

姜媼媼至今不知道这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。

自重生为人，姜媼媼就将那三百年前的记忆忘得差不多，包括那个男人。她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忘记了他的模样，也忘记了他们曾经如何相爱。严格来说，她现在就只记得一件事：她丢了人鱼与生俱来的灵珠，是被她最爱的男人偷走的。



她也是直到灵珠丢失以后才晓得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鱼都能变出人类的双腿来，只有她可以。因为……说起来真是悲伤，丢了珠子以后，她就不可以了。

她找他找了三百年，沧海桑田，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小伙伴们相继老去、离开，只有她还奇迹般地活着，绝望地寻找那个男人。

然而，三百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终于有一天，她也坚持不下去了。

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，她找到死也没有找到他。

美人鱼媼媼临死前漂浮在水里，耷拉着眼皮，回忆自己的鱼生，只觉确实是生无可恋，可以安心地死去。

死前她对漫长的三百年总结了最后一句：来生再也不要救人了……

然而命运就是个小调皮，她刚刚说完，一个溺水的人类小女孩就沉到了她眼前。

美人鱼媼媼：“……”

美人鱼媼媼还是救了她。

毫不惜力，鱼尾重重一扫，直接将人扫到了岸上。

真是作死，扫得人五脏六腑都快出来了——这是媼媼摔上岸时的亲身感受——也就是那一扫，将美人鱼媼媼的芯儿扫到了小女孩的壳子里。

那一年，小女孩八岁，媼媼于是又从八岁从头活了一遍，作为人类。

姜媼媼今年二十三岁，今天以前，算是游刃有余。然后今天，她遇见了天敌，苏先生。

呜呜，心好痛。

姜媼媼一心一意沉浸在对天敌的讨厌和痛失宝物的心痛之中，天真地以为烂摊子已经收拾完。

所以第二天一早，当烂摊子继续被林丽雅摊开时，她有些措手不及。

不，不是……已经结束了吗？

当然，林丽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是姜媼媼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林丽雅先是以“母亲”的身份，苦口婆心地对姜媼媼进行了一番为人应当勤俭的教育，然后对姜媼媼前一天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行为表示痛心，继而忧心忡忡地针对姜媼媼的未来表达她个人的不乐观看法。

而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就是：姜媼媼花钱太不像话，需要好好教育。

林丽雅一面重申中心思想，一面不停地朝着姜滩使眼色。

姜娟娟见状，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，有不祥的预感，连忙放下碗筷迫不及待要逃之夭夭。

然而姜滩终究还是快了她一步，他不自在地轻咳了一声：“你阿姨说得对，你任性够了，实在需要教育。这样，你先把卡交出来，什么时候真的认识到错误，我什么时候还给你。”

姜娟娟：“……”

她望了望姜滩，又望了望林丽雅，出于对这个亲生父亲的尊敬，最后终于将自己的储蓄卡递了出去。

姜娟娟没有信用卡，只有储蓄卡。那是她自己一笔一笔存起来的小金库，里面其实并没有姜滩给的钱。

因为姜娟娟大学毕业那年擅自放弃保研和国外名校 Offer，义无反顾要贡献社会，结果却整天不做正事，频频换工作，姜滩一怒之下就让她自食其力，已经断她零花钱三年。

姜滩将姜娟娟的卡收到手里，林丽雅余光瞥了一眼，嘴角的笑容压都压不下去：“娟娟你可不要怪你爸爸，你三天两头换工作我们先不说，但是乱花钱的毛病一定要改正，你爸爸这是为你好。”

姜娟娟：“……”

除了昨天她操之过急，乱花也是花的她自己的钱啊。

“凭什么！”赵小亿“砰”的一声将杯子重重放到桌上，“凭什么没收你的卡？那可是你自己的钱！你傻吗？”

姜娟娟慢吞吞地说：“就当哄哄他咯。毕竟前娘后母的家庭一不小心就会鸡犬不宁，这可是有历史依据的。我爸那个人呢，又偏偏那么喜欢粉饰太平，连我要搬出去住他都不答应，我想想我也没别的地方可以报答他养我这么多年，这些身外之物能让他消气的话那就给他吧。再说他也是迫于我那后妈盯着做做样子，过几天就还给我了。”

赵小亿盯着姜娟娟半晌，张了张嘴巴：“你……你知道参考历史，你这种情况也有一个准确的描述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